



终于等到你

FINALLY
I GET YOU



works

蓝白色

· 作品 ·

于千万人之中等到你

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蓝白色 / 超 / 人 / 气 / 甜 / 蜜 / 新 / 作 /

女汉子华丽逆袭，高冷男变身忠犬男友

—— 新增全国独家番外 ——

团结出版社





终于等到你

FINAL
END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终于等到你 / 蓝白色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26-2666-9

I. ①终… II. ①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1508 号

书 名 终于等到你
作 者 蓝白色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赵真一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朱 殊
绘 图 阿 梗
封面设计 菜大包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21.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2666-9/I.94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录 · CONTENTS

001	第一章 乌龙事件
028	第二章 美人计
058	第三章 三个臭皮匠
101	第四章 史上最傲娇表白
139	第五章 变身吧！顾老师
167	第六章 Bad Luck
202	第七章 Good Luck
231	第八章 搅局者
253	第九章 坑爹的异地
278	第十章 一不小心天长地久
308	番外之 此青梅非彼竹马
320	番外之 良人
326	番外之 算计

第一章 乌龙事件

《恋爱定律》第一条：俗语有云，不阅人渣，怎能成家？所以上帝为了防止女人婚后不幸，才会在婚前提供一款又一款的王八蛋予之当历练。

月黑风高，故事开始了……

酒店外是夜幕笼罩的B市，璀璨的夜景晕染着半片深空；酒店内，顾胜男正在后厨加班加点地赶制一批新菜品。同事们早就下班了，空荡荡的后厨突然铃声大作。顾胜男看一眼来电显示上某人硬逼着她存的“女强人+女神”几字，放下鹅肝酱瓶，擦了擦手，接通手机，耸起肩膀，把手机夹在肩头和耳朵之间，一边接听一边继续，“喂？”

对方慢条斯理地、神秘兮兮地，有如那骗财骗色的吉普赛神棍，“猜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顾胜男无奈抚额，“徐招娣同志，我正在为你的二十九岁生日派对尝试新菜品，没工夫和你瞎扯。”

“顾胜男同志，纠正你两点，第一，我早就说了不准叫我本名，要叫我Celine徐的嘛！第二，那不是二十九岁生日，而是我的第十二个十八岁生日。”

对顾胜男这种不修边幅近二十九年的女人来说，18和29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数字，显然她的菜品才是最重要的，“半夜打给我，到底是什么事啊？”

徐招娣似有犹豫，顿了许久才神秘兮兮地继续道：“我刚才……在夜店看见你家钟睿接着个女人走出去。”

顾胜男一愣，直觉地就要否认，“你肯定看错了，他在哥们儿家看球赛，我刚才打

电话给他，都能听见解说员的声音。”

“以我裸眼2.0的视力，怎么可能会看错？”

“你忘了你上次还说看到钟睿带我们酒店的客服经理回家，结果呢？他根本就是一个人在家睡觉。上次我俩杀到他家去捉奸，你还嫌不够丢人？”

徐招娣语气一下子就弱了下去，左右寻思着这次肯定没看错，便又恢复了强硬，“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仔细听听是不是真的在看球赛。”

顾胜男还没说完就被招娣打断，“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刚钓了块鲜肉，再不回去，那块鲜肉就要飞到别的姐姐嘴里去了。”

嘟的一声挂线。

顾胜男也没当回事，继续忙活，直到把半成品放进烤箱，突然脑中回响起吉普赛神棍般的声音：你家钟睿搂着个女人……

女人……

女人……

顾胜男一个激灵醒过来，片刻后已经飞车驶往钟睿的朋友家。

她的车技和人一样，都是女汉子风格，不出一刻钟已经杀到对方公寓楼的地下停车场，有上次的经验教训在前，她哪敢直冲人家家里，只能在停车场兜兜转转，终于被她在角落找到了钟睿的车。这辆颜色十分骚包的SUV，是钟睿升任西餐总厨时买给自己的礼物，虽只是最低配置，但要价已经十分昂贵，为此顾胜男还借了他几万块。

顾胜男终于安下心来。

三天后。

顾胜男好不容易休假一天，按惯例睡到日上三竿醒，给自己煮碗面，打开微博，点开微信，接受着外界对她全方位、无死角的打击：她的初中同学正晒着孩子的幼儿园成绩，高中同学正晒着宝宝的满月照，大学同学正晒着新鲜出炉的结婚证……那她呢？她能晒些什么？只能关掉电脑，晒被子去。

二十八岁半，就是这样一个无比尴尬的年纪。

正晒着被子，门铃突然响了。俗话说得好，寡妇门前是非多，宅女门前快递多，顾胜男赶紧冲过去开门，门外站着的，却不是她期盼已久的快递员，而是——穿普拉达的驻马店神棍再次卷土重来，站在门外只略略扫了她一眼，就不由分说地拉住她往外走，“跟我去个地方。”

“喂喂喂！再急的事也得先等我把拖鞋换了啊！喂！”

顾胜男抗议无效。半小时后，顾胜男、徐招娣双双站在了某间酒店套房门外。

“得罪谁也别得罪我神通广大的Celine徐。”徐招娣屈肘撞撞一旁的顾胜男，“按门铃。”

顾胜男脑子里其实早已一片空白，迟缓地抬起手，刚准备按门铃，脑中突然就飘过一张又一张早上看到的老同学们晒出的照片。

一想到自己才被钟睿从那漫长到几乎要海枯石烂的空窗期中拯救出来没多久，她是死活也按不下这门铃，只能自欺欺人地看向徐招娣，“你是不是又看错了？明庭酒店是我们酒店的死对头，他就算要开房，也不会选我们死对头的……”

顾胜男话音未落就被徐招娣那轻巧地伸向门铃的动作给打断。

“叮咚！”

顾胜男的呼吸瞬间哽在喉间。紧接着门内传来顾胜男熟悉的男声，“谁？”

徐招娣觑她一眼，见她一声不吭，替她回答：“您好，客房服务。”

很快就有人来应门。

门拉开的一瞬间，气氛凝结。

顾胜男出门出得急，忘了戴眼镜，视线其实是模糊的，可这不妨碍她看清钟睿满脸的错愕。

双方都没说话，倒是房里又走出一女人，伴随着甜腻的声音一道儿靠近顾胜男，“怎么了钟睿？”说着已来到钟睿身旁，亲昵地趴上钟睿的肩——这不正是他们酒店的客服经理？

此女看见顾胜男，脸色唰地一下沉下去。此番脸色配着她刚洗完澡的模样，再配上她身上那特别的香水味，顾胜男的思绪就这样被勾回了某个糟糕透顶的中午……

小半个月前，顾胜男照例躲到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去睡午觉，一时疏忽忘了锁门，刚要入睡时，突然闯进来两个人。会议室拉了窗帘又没开灯，什么也看不清，但顾胜男还是很快就判断出进来的是一男一女，因为他们竟开始……

好在他们不出十分钟就已速战速决，开始提裤子穿衣服，顾胜男窝在角落，大气都不敢出，直到他们离开。那个男人，顾胜男不能确定是谁，但那女人身上特别的香水味已经出卖了她……

如今往回一推导，似乎不难猜出当时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徐招娣正考虑着是该先扑过去给这对狗男女两耳光，还是应该先抬脚狠踹贱男命根子，突然就听到顾胜男十分平静地对这对狗男女说：“我在楼下的咖啡厅等你们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徐招娣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看向顾胜男，还来不及说话，就已经被顾胜男拉着离开。

相比顾胜男的平静，徐招娣羞愤得仿佛自己被歹徒当着众人的面泼了一大罐卸妆水，心不甘情不愿地陪着顾胜男在楼下咖啡厅苦等，愤愤不平地几乎要把咖啡勺折断，“我就说这男的有问题吧！一个正常男人，跟你交往三个月，怎么可能会连你的嘴都不亲？三个月前，你老板有意提拔你为西餐总厨，之后他就开始追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巧合？你看，你一把西餐总厨的职位让给他，他这就原形毕露了！你刚才还对他们这么客气干吗？要是我是你，绝对冲上去给那对狗男女俩耳光，再没收掉贱男的作案工具！”说着不忘演示一个捏爆某物的动作。

顾胜男原本正低着头搅咖啡，突然抬起头来。徐招娣以为她终于开窍了，赶紧指点道：“咱们现在回楼上还来得及。我教你一招，咱把他们的衣服抢走，让他们不敢追出来，然后我们就报警，说发现有人嫖娼，让这对狗男女今晚在派出所过夜。”

多么完美的计划，徐招娣几乎要为自己拍手称快，顾胜男眼珠转转，却只对她道：“你先回去吧。”

好不容易以在生日派对上多做二十人份的黑森林作为条件换得徐招娣乖乖离开，不一会儿，钟睿就出现在了咖啡厅。他连坐都不屑于坐，直接站着说：“本来我对你还有一些愧疚，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不过既然你已经发现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分手吧。”

顾胜男看看他，“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同事这么多年，你突然开始追我，是不是真的只是为了总厨这个职位？”

钟睿上下打量一眼她——夹脚拖，乱蓬蓬的头发用个鲨鱼夹随意地夹在脑后，还有那件菜市场大妈最爱的、没有一点腰身线条的、长及小腿的、挑不起男人半点欲望的睡衣——终于忍不住笑了，“要不然呢？你该不会真以为我品位突变，看上了个男人婆吧？”

说着不忘屈指勾起顾胜男对面的咖啡杯，看一眼徐招娣留在杯口的淡淡口红印，“真搞不懂，你有一个那么妖艳的朋友，竟然都丝毫影响不到你，让你改变一下形象。”

虽然对于他的劈腿，顾胜男真的不怎么伤心，但她还是被这一席话小小地戳了一下心脏。她略一思忖就站了起来。

钟睿气势瞬间就弱了，裸高173厘米的顾胜男毫无压力地平视他，“分手就分手吧。”

钟睿一愣。

“反正我也没喜欢过你，只是看着周围人都成双成对，我又不想被我妈天天揪去相亲，才答应你的追求。要不然呢？你该不会真以为我能看上一个穿了增高鞋垫之后才跟我一样高的男人吧？”

钟睿脸都绿了。

顾胜男心情终于好受一点，昂首挺胸地绕过钟睿离开。

走到停车场，顾胜男才发现自己忘了一件最最最重要的事，正懊恼地直拍脑门，突然有个声音传来：“谈得怎么样？有没有把那贱男骂哭？”

顾胜男眯着眼睛看去，看不清那扭着小腰朝她走来的身影，但这妖娆的高跟鞋的“噤噤”声，只能属于一个人。

“我竟然忘了让钟睿把我借他买车的钱还上。”她对着徐招娣瘪瘪嘴。

虽说没有爱情的女人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可爱的人民币上去，可她这样子，半点也不像个刚失恋的女人，对此徐招娣还是有一丝不解，仔仔细细打量她，确实又没发现什么破绽。徐招娣转念一想，顿时又变成了驻马店神棍，神神道道地凑到顾胜男耳边，“我想到个办法，保准他就算忘了自己姓什么，也不会忘记欠了你钱……”

三分之一炷香时间之后，神通广大的Celine徐送上作案工具。

一炷香之后，顾胜男找到了那辆骚包的SUV。

都已经箭在弦上了，顾胜男拿着徐招娣递给她的这条细长钢筋，突然有点怯场，“你确定？真的要在引擎盖上刻‘欠债还钱’？”

“当然！等等，我再去给你找桶红油漆来！”徐招娣双眼放光地说完，一溜烟地又跑了。

目送着徐招娣的身影消失，顾胜男回头瞅瞅这车，一咬牙，就真的开始在引擎盖上刻起字来。

“欠”，一撇、一横折、再一撇、再一……

突然就被人狠狠抓住了手。

不会被贱男抓个现行吧？这句话以光速般瞬间横穿顾胜男的大脑，她惊恐的目光顺着对方的手指向上望去，逐一地掠过手表、袖扣、衬衫，最终仰视向对方的脸……

不对，穿了增高鞋垫的贱男顶多也就和她一样高，怎会需要她仰视？顾胜男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迟了，她已经正对上了对方的目光。

目光的主人，声音因薄怒而低了八度，“你在干什么？”

自己是睡衣拖鞋，外加蓬头垢面，对面这人却是衣冠楚楚，自体发光。关键是比她还高了不少，顾胜男在气势上瞬间就输了一大截。更何况哪个正常人会相信这样的解释：我本来是要划我前男友的车，可我没戴眼镜，你的车又和他的是同一系列、同一颜色，只不过是更高配置而已，所以……所以……

顾胜男心惊胆战地说着，男人皱着眉听完，嘴角微微一动。这时候的目光已经比之

前柔和许多，顾胜男心中大石轰然放下，觉得这男的应该是相信了她的解释，可下一秒就听见他说：“我不管你是什么动机，只要你赔得起修理费就行。”

失恋又失财，顾胜男在这双重打击之下呆在原地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这个男人拉开车门，从车上拿下一张名片，“这是修理厂的名片，三天后去那儿结账。”

顾胜男瞥一眼到手的名片，几乎要吐血。这家修理厂她也有所耳闻，用徐招娣的话说就是：“开价贵成那样，只有脑子坏掉的凯子才会把车送去这家维修。”

顾胜男满腔无奈地看一眼面前这个男人，心里嘀咕：仪表堂堂有什么用，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脑子坏掉的凯子……

这男人似乎捕捉到了她窥视的目光，突然再度看向她，那墨黑墨黑的双眸慢悠悠地逡巡过顾胜男的全身，闹得顾胜男浑身不自在，刚警惕地退后半步，他突然朝她胸口伸出魔爪。

“你有病啊？你干吗！”

顾胜男的尖叫声异常刺耳，男人又皱了皱眉，动作却不停，转眼就扯下了她戴在颈上的和田玉。原来他用那样邪恶的目光打量她，只是在寻找她身上值钱的东西。见顾胜男还保持着双手护胸的姿势，男人笑了。

只是微微一笑而已，却仿佛变了一个人，从极端的冷峻转变为迷人眼眸的温柔。

顾胜男疼得只顾着揉被红绳勒痛的后颈，头都没抬，听见他说：“相信我，男人永远不会袭击B以下的女人。”

B……以下？！

顾胜男慌忙垂下护在胸前的双手。一抬起头就见他朝她荡一荡扯断的红绳下挂着的和田玉，“我把你这东西放在修理厂，你去结了账就能把它赎回来。”

骚包的SUV就这样轻巧地从顾胜男身旁驶过，转眼消失在出口。

原本躲在不远处的徐招娣下一刻已经飞奔到顾胜男身旁，神秘兮兮地望着车消失的方向，“凭我阅男无数的经验，这绝对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极品。”

顾胜男没工夫去问这位拎着桶红油漆的尤物刚才到底躲在哪里、围观了多久，因为手中的名片已经让她肉疼得说不出话来。

Celine徐绝对是本市最牛的公关经理，生日派对的阵仗丝毫不输任何大腕，还有贵妇友情提供山边别墅，这是徐招娣最爱的声色犬马、酒池肉林，但为了安慰刚失恋的好友，徐招娣放弃了那些只穿泳裤与围裙的男模侍应生们，和顾胜男等一众姐妹躲在泳池边的长沙发上，抱着自家的狗狗——一条剃着樱桃小丸子发型的贵宾犬，一边顺毛一边把当时酒店捉奸的情景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最后总结道：“恶人心能恶到这空前绝

后的地步，殊为不易。”

生日派对俨然成了男人的讨伐大会，但似乎在座的女士们都十分喜欢这个议题，各个都抱怨得不亦乐乎——只除了徐招娣另一边坐着的那个穿着粉色西装的男人。

徐招娣斜粉西装一眼，“高全安，你说你们男人怎么都这么讨厌？”

粉色西装的男人优雅地拿起酒杯，向不远处那泳裤、围裙加身的男模抛了个媚眼，再在虚空中碰一碰杯，这才慢悠悠地回答：“徐招娣，你不改叫我薇薇安，我是不会理你的。”

徐招娣曾有一任目标对象就是被薇薇安成功掰弯后给撬走的，即便如此，也丝毫没影响到顾胜男、徐招娣、薇薇安这铁三角的友情——当然最大的原因是徐招娣从不缺目标人物，被挖走一个而已，一点大碍都没有。

徐招娣撇撇嘴，吃一口顾胜男做的蛋糕，安慰坐在另一边一直闷闷不乐的顾胜男，“祝那个贱男下辈子做折翼的卫生巾。放心，下一个绝对会更好。”

顾胜男摇头一叹：“我已经不想谈恋爱了。”

和那男模隔空调情的薇薇安竟一字不落地把这两个女人的对话听了进去，顾胜男话音一落，他便邪邪一笑，“胖是一个很好的托词，说得好像瘦了就真的能有多好看一样；年轻是个很好的托词，说得好像成熟了之后就能有多大出息一样；不想谈恋爱是个很好的托词，好像想谈恋爱的时候就真的能被看上了一样。”

顾胜男被数落得当即倒地不起，“你就别打击我了……”

徐招娣瞪薇薇安一眼，原本给贵宾犬顺毛的手改来顺顾胜男的头发，“别理他，他的毒舌已经无药可救了，你现在的当务之急也不是去想下一次恋爱会怎样，而是想想以后该怎么和那对狗男女共事。都在一个酒店上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绝对膈应死你。”

顾胜男这才找到了点说话的力气，“前几个月不是有家紫荆酒店想挖我吗？我这次不想跳也得跳了。”

徐招娣想想，确有其事，可——“我听一朋友说紫荆酒店内部出现了很大问题，这一两年都在亏本经营。你之前不是为了能和那贱男多点相处时间，把他们的邀请给拒了吗？我就没把这消息告诉你。”

“消息准不准啊？”顾胜男寻思着不久前那猎头还带她去参观过紫荆酒店，十分富丽堂皇，而且——“他们给我薪水开那么高，一点也不像是在亏本经营的样子。”

徐招娣思忖片刻，有些心虚地笑起来，“我那朋友还说 he 上过FS呢。”

FS？国内正当红的一线小生？

顾胜男只好敷衍地干笑，“呵……呵……”

说辞就辞。

钟睿是她的顶头上司，收到她的辞呈分明一点也不意外，却偏偏要假作一副挽留的样子，“不再考虑考虑了？”

顾胜男也假作一副为难的样子，突然伸手似要把辞呈拿回来。此举吓得钟睿立马白了脸，当即死抓着辞呈。顾胜男见状，收回手，用了一招薇薇安教她的“我用眼神鄙视你，鄙视得你一辈子也忘不掉”觑他最后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到人事部批准了辞呈，顾胜男就正式到紫荆酒店走马上任了。

紫荆酒店最著名的便是拥有一片通往海港的水域，停泊在港口的游艇则是要价最高的套房，但顾胜男很快发现，紫荆酒店最美妙的不是独到的风景，而是——

后厨的员工嘴巴实在是太甜了。

“一个月后我们酒店会举办一场很重要的宴会，还好上一任的西餐总厨辞职之后我们很快就等来了顾老师您，顾老师，就都靠您了！”

小伙子们一口一个“顾老师”地叫，顾胜男的心都快融化了。

只可惜薇薇安的毒舌硬是把员工对她的尊重曲解成了另一番意思，“他们叫你顾老师，那只能说明两点，第一，他们嫌你年纪大；第二，如果他们哪天头脑发昏喜欢上了你、想要追你，那简直就跟师生乱伦一样让人倒胃口……”

“……”

有生以来第一次，顾胜男想要隔着电话撕碎薇薇安的嘴……

刚结束这令人极其不愉快的通话，就有小伙子的声音在顾胜男所在的厕所隔间外响起，“顾老师！顾老师！”

顾胜男吓得当即手滑，手机扑通一声掉进马桶。顾胜男当即满头黑线，低头看一眼马桶里的手机，心好痛、好痛！

可不等她把手机捞起来，门外人又开始催，顾胜男赶紧提上裤子，“来了来了！”

她倒想看看是什么急事，竟让一个大男人跑进女厕找人。

“‘维多利亚’上的客人找咱们麻烦了。”

维多利亚是停泊在港口的一艘游艇房的名字，顾胜男很是不解，“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这客人点了份鹅肝酱煎鲜贝，小周给他做了，可客人不满意，退回来让重做，这一重做就重做了二十多次，客人没一次满意的。小周都快被逼疯了！”

顾胜男听完就往外冲，冲到洗手间门口了突然想起件事，停下来，回头对小伙子说：“能帮我把手机从马桶里捞起来吗？”

小周的事十分紧急，小伙子想都没想就答：“好的。”

等顾胜男跑得无影无踪了，小伙子才猛然醒悟。她刚才说什么来着？手机……马

桶？绝望地看一眼马桶，果然看见白色的手机静静地沉在水底……

澄净的天空明丽万里，阳光透过窗户投射进船舱，一个男人赤脚穿过微微晃动的甲板，回到船舱。他走进卧室。服务生早将床铺得整整齐齐，他锐利的目光扫过床铺，微微一皱眉，拈起床单上的一根长发。

离开卧室走进餐厅时，他的手机响起，接听起来，那端是修理厂的经理，“路先生，您的车已经重新喷漆，完好如新。”

“谢谢。”

他一路用食指划过吧台的台面，抬手看到指尖上的微尘，眉头始终不曾舒展。

他来到餐桌旁，翻开桌上的文件夹。

文件抬头写着“收购计划”四字。翻到最后一页，则是一张得分表。人事、采购、前厅、安保、销售、财务这些栏之前就已打好分数，全部不及格。

他坐下，拿起笔。

保洁：不及格。

客房：不及格。

餐饮：不……

“叮咚！”突然响起的门铃声打断了他。

他合上文件夹，起身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是已经为他送了二十五次餐的服务生，“路先生，不好意思，这是我们西餐总厨亲自为您制作的鹅肝酱煎鲜贝。”说着已将餐车推进船舱。

他稍退后一步以示默许。服务生小心翼翼地窥看客人脸色，硬着头皮把餐盘和配菜摆上桌。要知道这客人前二十五次都是尝了一口就放下了餐叉，以至于服务生如今看见他拿起餐叉，就忍不住地咬紧牙关、绞紧双手。

只见客人只尝了半口就已冷冷地放下餐叉……

服务生瞬间想死的心都有了。

等等！

客人放下餐叉的动作竟停在了半空中。随即，眉头皱得更深了。这位客人虽然有十足的好教养，但绝对没什么好脾气，服务生正在努力判断他这一皱眉，到底是不是因为觉得更难吃了……还没来得及判断出个结果，就见客人把餐盘拉近一些，开始尝第二口。

站在一旁绞着双手的服务生暗自大松一口气。

转眼间一份鹅肝酱煎鲜贝已分毫不剩。

客人还是没什么表情，可眼神总让人觉得柔和了许多，他用餐巾印一印嘴角，问：

“你们的西餐总厨还是皮耶尔先生？”

“不，是顾胜男，顾老师。”

顾胜男？似乎觉得这名字有些熟悉，客人不由得愣了一下。

顾胜男开始了被某位素未谋面的客人残忍折磨的漫漫长路。“顾老师！维多利亚上的那位又来了！”伴随着这一声凄惨的呼唤，一张菜单被来人拍在顾胜男面前。

顾胜男正忙着把吞拿鱼填入小番茄，闻言赶紧取毛巾擦擦手，拿起菜单。只看了一眼，顾胜男心都碎了。为什么不干脆来一场海啸把停泊在那儿的游艇全部歼灭？

助手在一旁看得冷汗连连，“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龟毛的客人？这简直是国际厨艺大赛决赛的菜品嘛！”

顾胜男把手头这道菜的收尾工作交给小周，赶紧着手应付史上最难缠的客人。

“先把最容易的皮卡塔式香煎肉片给做了，配奶油蘑菇汁。”转头又吩咐助手，“后厨没有七指肋骨羊排了，赶紧联系供应商让他们送过来。”

薇薇安打电话来的时候，顾胜男刚把全餐做好，一吩咐完服务生把东西送去维多利亚号，就有人把后厨的座机送到她手边，“顾老师，你的电话。”

顾胜男刚接起，薇薇安那极尽挑剔的声音立刻传来：“你到底什么时候去补办手机，现在找你都得转四次分机。”

“正忙着呢，有事快说。”

“你妈的婚礼你到底来不来？”

顾胜男一愣。

顾胜男有一百万个理由不去参加刘女士在今晚举行的第二次婚礼，可这一百万个理由也没能敌过薇薇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你就算不想捧你妈的场，也得捧捧你暗恋了那么多年的那抹白月光的场吧。”

这一天晚上，顾胜男坐在最靠近主桌的亲友席上，撑着下巴看着不远处——看着自己的妈妈挽着自己的“白月光”幸福地踏着结婚进行曲入场。

正五味杂陈着，坐在一旁的薇薇安又补了她一箭，“你暗恋了那么多年的高中老师娶了虽然年近半百，但还是比你貌美如花的妈妈，你有什么感受？”

顾胜男看也不看他，但手在桌子底下准确地找到了薇薇安的大腿，狠狠一揪。薇薇安顿时痛得瞪直了眼，顾胜男瞄他一眼，终于心里平衡了一点。

还记得薇薇安第一次见到刘女士时，和所有见过这对母女的人一样，惊讶得下巴都

快掉下来，“为什么从性格到身材都那么火辣的妈妈，会生出你这么个连马尾辫都扎不好的女儿来？”

顾胜男当时给出的解释是：“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座美艳的大山压在我身上，才硬生生把我压成了一个女汉子。”

此时此刻，薇薇安见她比失恋还要闷闷不乐，历来没半句好话的嘴竟然也松动了，“哎……你啊你，可千万别对你后爸有非分之想啊！”说着还示意性地拍了拍顾胜男的肩膀。

还真是八百年没从薇薇安嘴里听到这么怜惜她的话了，顾胜男刚有些感动，却就又听薇薇安原形毕露地补充道：“就算有非分之想，以你这样的女汉子，也绝对竞争不过你妈。”

“你永远不会理解当我某天回家探望刘女士，竟然发现自己曾经的‘白月光’围着一条浴巾从浴室里走出来，那一幕对我的打击会有多大。就算有非分之想，那非分之想也早就死在那一天、那一幕下了。”

再遥望一眼那“白月光”，顾胜男回顾一下自己失败至极的近二十九年的人生，心想，干脆就在今晚吃死自己算了。

见她有如饿虎扑食，迅速地扫荡着桌上的菜色，和她同桌的宾客们看在眼里，心里估计都犯着嘀咕，可还得顾着她是新娘女儿的面子，委婉地提醒她吃太多了：“胜男，真羡慕你，怎么吃都吃不胖。”

顾胜男很快听懂了对方的言外之意，只好停下筷子，不好意思地“嘿嘿”两声。薇薇安却真当别人在夸顾胜男似的，悠悠然地瞥一眼顾胜男的胸口，“有什么好羡慕的，她不该瘦的地方也瘦。”

“……”顾胜男彻底被打击了。

顾胜男终于在曲终人散之前成功把自己灌醉。薇薇安搀着醉得不省人事的顾胜男走出酒店时，天边正爆出一道道艳丽的烟花——这是刘女士为自己的新婚特地准备的大礼。薇薇安抬头望一眼烟花，再拍拍怀里这个累得他气喘吁吁的沉重物体，“喂！如果装醉的话，现在、立刻、马上给我站直了，否则……”

薇薇安的威胁丝毫不起作用。莫非真醉了？薇薇安仰天长叹：“就算你再伤心，也不能把自己喝这么醉吧？万一我朋友看见我搂着你走大街上，怀疑我改变性向那也就算了，怀疑我改变性向之后勾搭上的竟然是个要身材没身材、要脸蛋没脸蛋的女屌丝，我薇薇安以后要怎么在江湖上继续混下去？”

他这么欠揍的话都说出口了，她还一点反应都没有，薇薇安这回终于肯定她是真的

醉了。

晚风徐徐地吹，港湾静得能听见波浪的浮动声。维多利亚号的甲板上亮起了灯。刚蒸完桑拿的男人穿着开衫配休闲裤自船舱走出，站在栏杆旁听电话。

晚风吹起他的衣角，腹肌依稀可见。夜风微微吹乱他的头发，将一切包裹得随意而柔和。可他的目光里，一点柔光都没有，仿佛电话那头正说着令他不愉快的事。

“路先生，紫荆的老板已经催了我们好几次了，问我们的最后定价是多少。还扬言说我们若还不肯给个明确答复的话，他就要转投明庭酒店了。”

他淡淡一笑，甲板上投射下的光便在他嘴边落下一个有些疹人的阴影，“紫荆我势在必得，但他要价太高。他既然敢狮子大开口，我当然要用我的方式压价了。”

“可明庭那边……”

男人说话未免有些嚣张，“放心，一切都在我掌控之……”

就在这时，一阵干呕声打断了他的话——

“呕！”

男人眉目顿住。难道他的嚣张气焰把谁给恶心吐了不成？

男人往栏杆外稍一倾身，就看见一个身影正蹲在游艇旁，隔一阵就干呕一声。

真是大煞风景，男人皱一皱眉，简短结束了通话，这就准备回到船舱，可就在这时，蹲在游艇旁的那个人身体一晃，几乎就要扑通一声跌进混和自己呕吐物的海水里。

只是稍稍瞥见这一幕，洁癖稍严重的男人顿时就有如被雷劈中，从头发丝到脚趾尖统统动弹不得。

他好不容易缓过来，忍着全身的不适，再看那醉鬼一眼。只见醉鬼蹲在岸边，极其危险地晃啊晃，仿佛下一秒就会失足跌进海里，可下一秒又奇迹般地把自已晃了回来。

虽然如果明早的头版头条出现这样一则新闻：《紫荆酒店内，醉酒女溺毙于海水与其呕吐物中》，这样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压低紫荆的报价，但……

尚存一丝良知的男人最终还是没忍住，疾步走下游艇，把那醉鬼从危险的岸边扯回。醉鬼晃悠悠的，丝毫没发现自己被人揪着似的，抬起另一只自由的手，用胳膊擦一擦嘴边的水渍，此举再度令男人犹如被雷劈中，动弹不得。

男人猛地闭闭眼，用尽了全部力气才勉强忽略掉醉鬼嘴边那疑似菜渣的东西，这才重新睁开眼。现在才发现这个醉鬼有些眼熟。可还不等他发问，醉鬼先行问他：“你……你谁啊？”

男人仿佛正压抑着全身的不适，声音从牙齿缝里憋出来似的，“我？路晋。”

醉鬼仰着头看他，眯着眼睛似在分辨，“路……路……路……”

“路”了半天硬是憋不出下个字来，路晋正在犹豫着是不是干脆把这女人按进海水里醒醒酒再拎出来，突然，他的瞳孔因惊讶而猛然放大——

她竟然一个趔趄扑向了他。

下一秒，路晋耳边响起他一生也不会忘记的一个象声词：“呕！”

徐招娣的电话响起时，她正在一个由她全程策划的品牌派对上和一个ABC眉来眼去了足有两小时。极其不情愿地从手包中摸出手机，继续放电的中途迅速地低头瞥一眼来电显示。

事情不严重到一定程度，薇薇安是从来不会主动联系一个女人的，徐招娣只好暂停用眼神将对方扒光的进程，到安静点的地方接电话，“怎么了？”

认识这么多年，她还从没听过薇薇安用这么着急的语气说话，“出大事了！”

“胜男抢婚了？！”

薇薇安估计被她强大的联想力雷到了，停了停才说：“顾胜男在婚礼上喝醉了，不肯回家，吵着要回紫荆，你也知道她一不爽就想做菜，那我就送她去呗，结果快到的时候她竟然吐得我车里到处都是。”

以徐招娣对薇薇安的了解，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能令薇薇安瞬间进入暴走模式，那就是玷污他的“老公们”——他的那些爱车们的统称。徐招娣顿时紧张起来，赶忙打断他，“你你你！你杀了她？”

薇薇安这回是真的暴走了，“听！我！说！完！”

看来他并没有对顾胜男痛下杀手，徐招娣终于松口气，“好吧！你说。”

“我就下车去买水，结果回到车里的时候发现她人不见了，”薇薇安的联想力其实毫不亚于徐招娣，“她该不会被歹徒拖走了吧？”

“她都吐成那样了，哪个歹徒口味会这么重？”

“顾胜男这种没一点女人味的女的他都看得上，那他绝对是丧心病狂、心理变态的歹徒！口味重点有什么奇怪？”

原本还心心念念着要回到会场把跟她眉来眼去了一晚的陌生男人继续扒光的徐招娣很快在美色与友情间做出了取舍，“行行行，你现在哪儿？我这就过去。”

此时此刻的顾胜男究竟在哪里？

她正被“歹徒”拖上游艇。

路晋绝对不允许被人看见自己现在这副满身呕吐物的样子，自然不能找服务生来帮忙，而他更加不会用手去碰这个女人的，只好把自己的行李箱拿下来，把这女人一股脑翻进行李箱。无奈这女人个子高，路晋只好拉着这女人塞不进行李箱的那条腿，一路拖